

# 莫言：做一个“晚熟的人” 下

书里的那个“莫言”，构成了坐在这里的这个莫言的镜像。

作家毕飞宇从《晚熟的人》中读到了两个不同的莫言。“在这部新作中既看到标准的莫言，很浓烈，油画版的。同时，我也读到了简单、线条版的莫言。莫言以前写小说不用线条，就是大色块往上堆。所以，我很欣喜：在老莫言之外，又跑出一个新莫言。”他说。

写作的变化，“高密东北乡”的变化，源于“回乡”的那个人在变化，在“晚熟”。

“我在高密出



生、长大，若干年后回到了这里。变化的地方在于，我这个人有了变化。”莫言说，他和几十年前，甚至八年前都不一样了，“过去我仅仅是个作家，但诺奖为我作家的身份添加了复杂的色彩。”

诺贝尔文学奖带给莫言的不仅仅是荣

誉和肯定，还有压力和质疑。获奖后的莫言，曾疲于各种应酬。很多人担心，莫言获诺奖后迟迟不见新作，是否陷入“诺奖魔咒”？文学界流传着“诺奖魔咒”的说法，很多作家获得诺奖后作品急剧减少，很难再持续进行创作。

莫言坦言，“诺奖魔咒”现象确实客观存在，因为获诺奖的作家一般都七老八十了，创作巅峰已过，但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又写出了伟大的作品。“我能否超越自己，能否打破‘诺奖魔咒’，现在不好判断，但八年来我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坚持创作，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。”

正如李敬泽所说，《晚熟的人》最触动他的，“是那个叫‘莫言’的，贯穿始终。那个人，也获得诺奖，也是一个作家，既享受着盛名，也为此所累”。

这种“累”，更

多是来自作家本人，来自莫言对一个“晚熟的人”的追求。他在直播中回答一位年轻网友关于写作的问题时说，他现在写作举步维艰，“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困难多多了”，因为“自己了解的文学越来越多，了解很多人曾经怎么写，就不该重复别人用过的办法；自己的积累越来越多，就不愿意重复自己已经写过的东西，可要完全做到不重复也很难”。

不过，莫言仍然会坚持写下去，“就像田鼠一样扩大自己的地盘”。

## 著名作家刘庆邦推新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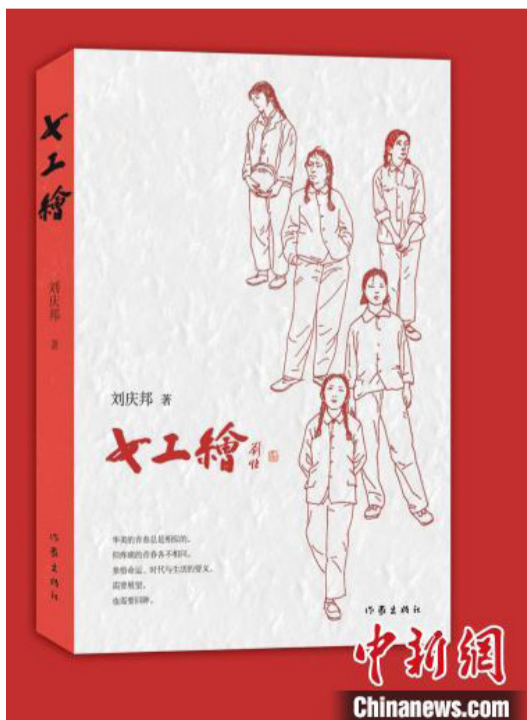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《女工绘》：以“短篇精神”创长篇新著

2020年8月25日 19:07

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
中新网北京8月25日电 (记者 高凯)被称作文坛“短篇王”的著名作家刘庆邦近期推出长篇新作《女工绘》，据悉。这是刘庆邦第四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，也是其目前唯一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。

《女工绘》中，主人公们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，走



《女工绘》作家出版社供图

进煤矿的工人阶级队伍，当上了矿场女工。她们的到来，使

古老沉寂的矿山一下子变得生机勃勃，春风荡漾。青春总是伴随着爱情，她们的爱情是顽强的，一如向上的生命不可遏止。

一如从前，刘庆邦在这部作品中文字老练、稳健、平和而不失诗意，以平实的笔触、可感的细节，准确绘制了煤矿女工命运多舛的多面形象，

以对小人物的书写折射时代特色。

作品对故事情节的处理、人物内心和性格的刻画、情绪与节奏的控制稳健而老练。作为与书中主要人物的同代人，作者在小说中写出了一代人对青春的记忆与生命的感悟，朴素的现实主义题材之下，是其对蓬勃的生命力、人性之美善与美好爱情和生活的向往。

“短篇王”刘庆邦在谈到本书的创作时说：“短篇小说格

外强调文本的文学性和诗意化，自己是本着‘短篇小说精神’来创作《女工绘》的。”

《女工绘》全书二十一章，像由二十一个精悍的短篇巧妙连缀而成，可从中读到煤炭的哲学、麦浪的诗意，世俗的烟火气、凡人的众生相，静水深流般的文字里有不时跃动的幽默、平实可感的人生智慧，也有力透纸背的慨叹、叩问与沉思。(完)